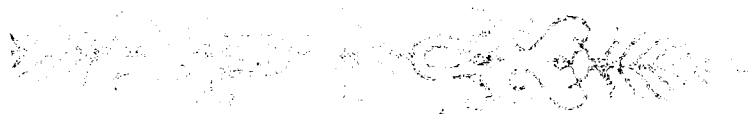




I247.7
4060

杀夫

李昂 施叔青 等著



张 砚 编

I247.7
4060
1

目

录

- (1) 前言
- (1) • 马森
- (1) 孤独
- (12) 父与子
- (20) 等待来信
- (52) 康教授的囚室
- (48) • 李昂
- (48) 杀夫
- (139) • 施叔青
- (139) 约伯的末裔
- (161) 愆细怨
- (188) 密变
- (218) 票房
- (247) 情探
- (278) 相见
- (300) • 黄凡
- (300) 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
- (314) 人人需要秦德夫
- (335) 雨夜
- (355) 大时代
- (387) 作家小传

马 森

孤 绝

三，一开门，有一股浓重的油腻味迎鼻扑来。大概是忘了开窗！大衣也来不及脱，急步过去先把窗户打开。大衣，挂好，就一下子坐进那张黑色的皮椅里。面对的落地长窗，摔掉了鞋，两腿尽情地伸开，血液缓一直流到脚趾，竟像是感觉出来的一般。两手对握，反得咯咯咯咯地响了一阵，再往空中乱抓了几抓。血也格外畅通了。右手落下来，落在左边的心窝里，噗！书里隐隐地跳着，一切正常，生命还在那里。

捡起摔掉的鞋子，朝右扭转身，用力一掷，正好掷到下边，再向左转身，食指跟中指灵巧地在唱片架上。转眼就检出了三四张，一并叠放在电唱机上。打开电笔看到上层的书架中间一部分被书的重量压得咯咯弯弯曲曲遮蔽了整堵墙的大书架上，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周，报纸的那一层该是没有什么重量的，也竟有些弯曲。大有九个月不断暖气的暖气管子经过那里的缘故。这暖湿度控制器拨到多么低的限度，还是丝丝地向外流溢透的边都给烘得翘起来，很不雅观。而且这地毯少说

也用了五年了，那油腻的气味大概就是打这里蒸发出来的。真是该换了。对面的那套沙发扶手也已经起毛，也该换了。换一张新的地毯，换一套新沙发，这客厅该大为改观了吧？要是生命也能换新的话，那有多好！譬如说再打二十岁活起，也许会活出一个不同的样子来的吧？可也难说。这几十年其实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丰厚的收入，平静的生活，日子像同色的积木，一块块地往上起，直叠到云雾里。是在云雾里，就像电唱机放出来的杜布罗海，笼罩在日出前的晨雾里，划着一叶扁舟，在平静的海面上。雾里。你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可是你也因此着急，就那么慢条斯理地划着你的桨。你也没有同伴，也不一定需要寻求什么同伴，也许你感到在远方有几个影影绰绰的身影也在荡桨，可是你也并不想呼喊。各人默默地划着自己的桨。可是很好么？

静默中，隐隐听到沉重的锤地声，连地板都仿佛有些轻微的震颤，附近又有大厦兴建了。掏出烟来，点了一支，夹在右手的食指跟中指之间，站起身来，踱到窗前。越过一片棋盘棋盘的屋顶，看到一叠沉郁的山。喜欢海，也喜欢山；自喜住到这儿的好处。每月多花几十元，几十元就可以不至于因在“公寓森林牢狱里，就可以日日看到叠叠的群山。日日看山，也不厌。

想到左邻的那个老头儿也常常站在阳台上眺望远山。手颤的，灰色的失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要是在电梯里遇着，喃喃地说句什么，可是听不出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大概再过两就该搬到底层去了吧，这么大的年岁！右邻常常搬进搬出的，最近搬来一个带狗的女人，一头小小的卷毛狗，非常可爱。有一次在电梯里遇着，竟忍不住伸手去摸摸那小狗的脑袋，小狗伸出红鲜鲜的舌头舔他的手指，女人嫣然一笑，竟想约她来喝一杯。喝一杯以后，也许……也许……可就是想想吧了，总也不曾启齿，还

是宁愿花三十元，选一个可爱的，自由自在的，不必请喝一杯，也不必说谢谢，一切都简单自然。

生活就是要简单自然，没有什么束缚，也没有任何拖欠。甚至花二三十元的，也无须选同一个。也不曾见过同一个。这几天站街口的几个，过几天就不见了，又换成另几个。搬家了？改业了？到另外城市谋生去了？老谢了？天晓得！总之不必费心，负担一个自己已经够麻烦，又要吃，又要喝，又要解决这种问题。

想到这里就去打冰箱。哇！肉忘了解冻，还是出去吃吧！就到街口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餐馆。有染色玻璃的窗，红色的桌布跟餐巾，有时每张餐桌上还摆一朵初开的玫瑰。看到新绽的玫瑰，便觉得似曾相识；倒也并不是在哪里见过这朵玫瑰。玫瑰都是一样的，但每一朵又确有不同。似曾相识的是逝去的少年时光。那段日子好似很长很长，老过不完似的；又像很短很短，一眨眼就去了。若有若无的，一时间真要起疑地自问：真有过一段少年的时光吗？

走到街上，见天空阴沉沉的，空气非常潮湿，焦枯的落叶无力地躺在人行道上。一声声锤地声愈来愈近。走了不远，就见那一处临时用木板隔离的建筑工地，机器声震耳欲聋。不久，就又要矗立起一座二十层的大厦了。绕道过去，到了街口，才发现那家意大利餐馆不见了，在同一个地点开起了自动洗衣店。怎么开了不到一年就关了？变化这么快！就像附近这半条街，在两三年中已翻修了大半。要不是一直住在这里，走路都会迷失了呢！要是再过几十年，怕不整个城市都要换成另一种面貌？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走到哪儿都觉陌生生的；连住了这多年的这个城市、这条街也算在内。意大利餐馆又不见了，这洗衣店能开多久呢？

朝前走去，总要找一個地方吃饭。过了一条街，一转弯，竟

意外地看见一家中国饭店，以前没有见过。是新开的吗？推门进去，人不多，没有一般中国饭馆的嘈杂，可是灯光亮得刺眼。一个女孩带他到一个靠墙的位子。一面接过菜单，一面忍不住问：

“是新开的吗？”

“可不是，刚打台湾来的。”

“怪不得以前没见过。”

老板忽然从厨房里钻出来。胖胖的，五短身材，搓着手笑嘻嘻地说：“希望多照顾。要吃点什么？”

“你说呢？有什么拿手的？”

“要不要试试我们的炒鳝糊？”

“炒鳝糊？”

“这个菜，一般广东人开的中国馆是没有的。”

“好，就炒鳝糊！”

“再配个酸辣汤？”

“好，就来酸辣汤！”

老板回到厨房，一转眼就又出来了。

“尝尝我们的四川泡菜！”把一个小小的瓷碟放在桌上。

夹了一块白色的菜花放在嘴里，够酸够辣，味道确是不错。想夸他两句，老板却又走了。就倒了一杯茶，举起茶杯，呷了一口。这茶杯也似曾相识，厚厚的瓷口，上面印了一朵极为粗俗的花。什么花？叫不出名字。但细看，也不一定就多么粗俗，只是看来眼熟，哪里见过这样的茶杯？也许每个中国饭馆的茶杯都差不多的吧？

人渐渐地多起来。跑堂的女孩穿来穿去，走得甚急。一连端了几盘菜，其中也有他的炒鳝糊。放下，连多看一眼也不曾，就又旋转了脚跟翩然而去。炒鳝糊，吃起来腻腻的，不多么对胃口，可是既然叫了，就要吃下去。酸辣汤倒是不错的，使头止结了连

串的汗珠。得松一松领带，不然气都喘不过来了。算了帐，挺便宜，还不到六块钱。放一块钱在桌上算是给的小费。

慢慢地踱出饭馆。外面竟乖乖地飘起雨丝，一张红伞迎面而来。不觉一怔。伞下的面孔好熟，真真是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看看走近了，伞下的人竟嫣然一笑。也笑一笑吧！看看并肩了，就要交错而过。

“嗨！”红伞停了下来。“不认识了？”

“啊！”想起来了，是玛丽？加若琳？琼妮？“你是琼妮？”

“我不叫琼妮，我叫珍妮！”

“噢，就说呢，珍妮，可不是珍妮！”反正没事，转过身，跟着红伞走了几步。

“珍妮，好久不见了。”

“是啊！我刚回到这儿来。找到一份新差事。”

“你是说，离开这儿一些日子？”

“岂止一些日子？快要一年了！先在S城工作，想想还是这里好，所以又回来了。”

“这里有什么好？”

“朋友多呀！总是住过几年的地方。你呢？一切都如意的吧？”

“托福！还过得去。”真巧，竟碰到珍妮，不知她今晚有没有事？“你刚回来，应该请你喝一杯呀！有空吗？”

“噢，让我想想看……嗯，我看呢，这样吧！就到我那里坐坐，我就住在附近。”说完用眼睛瞟着。

“那也好，可以好好谈谈。”说着抄起她的臂，她却有意无意地挣脱了开去，只并肩走着。

“就是这里了！”

“好漂亮的房子！住几楼呀？”

“十二楼，为的是可以看山。”

“呀！你也爱看山呀？”

“怎么不爱？总比看墙壁好一点吧？”

“我住十五楼，比你还高三层。”

“那还用说吗？你的钱多呀！我们这座楼，十五楼要比十二楼每月贵好几十块，可是总也没有空，排队等的人大有人在。”

“十二楼也就不错了，干吗非要住十五楼？”

“高高在上嘛！谁愿意整天叫别人踩着头皮？”

一走出电梯，觉得灯光骤然暗下来，崭新的猩红地毯，墙壁是红黑两色的绒裱的，很阔气。

她打开门，领头走进去。跟进去，顺手关了门。她在黑影里先收伞、脱鞋，然后才去开客厅的一盏立灯。呀！这客厅可着实讲究呢！斯坎底那维亚原色木家具，淡紫色的地毯，中间一张方形的大玻璃桌，四条镥银的桌腿闪闪发光，桌下铺了一张硕大的熊皮，落地窗前吊挂着四五盆植物，绿油油的茶叶，有的蓬松四散，有的纤纤倒垂。一边墙上斜挂了一张豹皮，墙下角钉牢了一张拉满的漆黑的弓箭，摆出一副猎豹的姿势，另一边的墙上却悬挂了一张庞大的裸女画，很古典。看到的是裸女的背。裸女手执一朵花，作回眸顾盼状，背景是一片朦胧的海景，虽说略微俗气，跟这客厅的气氛倒很相配。

“请坐，别客气！”

“我还会客气吗？”觉着说得很得体，微微地笑着。

她一阵风似的飘到厨房去。听到玻璃杯相碰的清脆的叮咚声。

“你要喝点什么？”

“你有什么呀？”

“威士忌、伏特加，啤酒也有。”

“我不要啤酒，就来威士忌吧！”

“要冰吗？”

“也好。”

把酒端来。“你喝酒，我得先弄点吃的。”

“还没吃饭呀？”

“刚下班，哪里有时间吃饭呀！”

“我倒是吃过了。”

“看你打饭馆出来，准是吃过了。我的饭很简单，你看，这就弄好了。一片火腿，两片香肠，切一段黄瓜当生菜，还有煮好的马铃薯。”

“你慢慢吃吧。”

她竟把盘子端出来，左顾右盼一阵，最后过来坐在他的膝上，笑着说：“能不能坐这儿呀？”

忽觉忸怩起来，吃吃地道：“当然！当然！”手真觉无处放，攀上来，环着她的腰，有些温热的感觉。心中忽觉好生奇怪，不过见过一次，相处一回，同宿一夜，不知道她是谁，甚至名字都记不清了。

她又叉了片香肠，送到他的嘴边。摇了摇头。她就又送进自己嘴里去了。

早已习惯了独坐书城，倾听先哲的雄辩滔滔，或为小说中的一段情节触动肝肠，或为一段乐章而潸然泪下，竟似有过无数的益友良朋。然而却无能触接他们。他们躲藏在一方方铅字之后，他们潜隐在音符的波流之中。你举起你的手来，却触到一片空虚。

她扭转头来，吃惊地叫道：“哎呀，你的眼好红！你哭了吗？你哭了吗？”说着就放下手中的盘子，双手搂住了他的颈，嘴唇触接到那一串清泪。

躺在她身边的时候，就问：

“你有很多朋友吗？”

“也没有很多，一两个吧！”

“你说回到这里来，是因为朋友的缘故。”

“一两个比一个也没有总算多的吧？”

“当然！当然！”

“你呢？”

“也有几个，也有过几个，很久以前了。”

“你结过婚的吧？”

我结婚吗？我结过婚吗？好像结过的，很久以前了。

“好像结过的。”

“只是好像吗？”

“很久以前了。”她留在P城了，隔了半世，隔了遥远的路程。“她留在P城。我辗转走了不少地方。为了工作的缘故，不得不分手，开始本想安定下来，她就来的。可是我始终没有安定下来，她也就没有来。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她也去了别的地方。我终于在这里安定下来的时候，日子太久了，彼此也就逐渐淡忘了。”

“就不通信的吗？”

“信是通过的。开始的时候常常写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渐渐稀疏了，而终至于失去了联系。那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她叹息了一声，翻身在床边的小几上摸到一包烟，递了一支过来，又点燃了，两人就并肩平躺在那里。床边的一盏暗弱的小灯，把袅绕的烟气描绘在洁白的天花板上屈曲，蜿蜒，蜿蜒，屈曲。

“真是的，有时候我也想结婚呢！”她说。

“真的吗？”

侧过脸去略带惊异地望着她。

她也侧过脸来，略带微笑地说：“不骗你，是真的，现在我觉得真好，我觉得我毕竟不是一个人活着。”

“也许你是应该结婚的那种人。”

“大概是的吧！可是结婚也真不容易。现今想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你们男人。”

“也有不少男人喜欢结婚的。”

“合适的就总不多。”

“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呢？”

“譬如说像你这么好的人。”说着伸手在他的脸上轻轻抚摩。他闭了眼，好像又回到多年多年以前的时光，早就沉睡在记忆里的，变成了朦胧的一片梦境。

她的手从他的颊到他的鼻，从他的鼻到他的眼窝。她住了手，微微探起身来仔细地注视着他。

“你又哭了吗？”

他突然攫住了她的颈，虽然使她吓了一跳，她却并未挣脱。他吃力的搂紧了她，哀哀地哭了起来，哭得全身都抖索不止。她温柔地摇着他、拍着他，口中不停地叫着：“贝贝！贝贝！可怜的贝贝！”

终于止住了哭，脸仍然埋在她的胸里，羞赧地抬不起头来。

她抽了几条纸巾给他，这才把鼻子眼泪擦拭清爽。

“叫你见笑了。”

“哪里！哪里！我也常常哭的；不过都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才哭。现在，跟你在一起，我只觉得快乐。”

苦笑笑了笑，却咬紧了下唇。又要了一支烟。

“你是这里人吗？”他突然问。

“不是，我是在东部出生的。”

“你的父母呢？”

“他们还在东部。”

“你们不常见面？”

“有时候也见面。见面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很少见。你

呢？你也有父母的吧？”

“我？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也没有通过信。也不清楚他们怎么样……”

“大家的情形都差不多。”

“为什么呢？东部并不是那么远，还是应该去看看他们。他们一定很想念你。”

“谁说的？才不会！我妈就知道喝酒。我爸住在医院里。”

“住在医院里？”

“住在疗养院里。他已经好久不会走路了。看样子这一生大概是没有出院的希望了。”

“是瘫痪？”

“可不是！两条腿全不能动。每回见他，我就想哭，想痛哭。想起从前我们幼年时他那么健壮的一个，带我跟弟弟爬山呀，露营呀，我们是有过一段好日子的，但一转眼一切都变了。”

她猛吸了一口烟，又慢慢地吐出去，出了半天神，又道：“他自己倒并不愁。也许他惯了，认命了。”他仰起头，故意把烟使劲儿地吹向天花板。一连喷了好几口，转过头来：“认命了，一切都安然！”

“是，我们都认命了。倒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这是唯一的处身之道。”

“可是我就不行，我就不想认命！”她的脸忽然绷得紧紧的，用力地摇着头，脖子上的一条筋随着她的头艰辛地蠕动。“看到我爸那种样子，我就难过，……”

“你也不必替他难受！”

“怎么成？我是他的女儿呀！想起他那么健壮的一个，想起……所以我还是不要去看他。我要远远地到西部来，离得他远远的，远远的，越远越好。”

“这样你就可以忘了吗？”

“我也知道！我只是不要认命。我不能替他做什么，我救不了他，所以我也不要为他受苦。我要为自己找些快乐。”她掉过脸来瞪着他问道：“你想我做的不对吗？”

想了想，不知如何回答，却终于吞吞吐吐地说：“没有什么不对，自己觉得心安就够了。”

“是。”她好像松了一口气。“别再谈这些吧！你知道，我没跟人谈过我爸，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跟你谈起来，也许因为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你很体贴，了解别人。”

“我？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有这些个长处。”

“是的，打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你是与众不同的。现在体贴别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他也这么说着，就坐起身来探身捡起落在地上的衣物，一件件地穿回去。

“你要走吗？”她略感吃惊地盯视着他问。

“是。”

“其实你是可以睡在这里的，你可以明早再走。”

摇了摇头：“我睡不惯别人的床，明天还要上班，还是回去的好。”说着已穿着整齐，犹豫了一下，在衣袋里摸出皮夹，抽出两张二十元的钞票，塞在她的手里。

“其实你不必给钱的，我已经好久不做这种工作了，现在我有别的收入。”她说。他捏了捏她的手，意思是让她收下。”

她掬着那四十元，愣愣地望着他走出房去。

他走到门口，她忽道：“再见！祝你好运！”

“再见！也祝你好运！”他回转身，也这么说了，就匆匆开门走出去。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于温哥华



父 与 子

“嗨！还不赖，居然赛个平手。”爸爸一面喘着粗气，一面这么断断续续地说。说完了，就依在游泳池边继续喘气。

他却若无其事地两手攀着池边，头埋在水里，两脚扑通扑通地打了一阵子水。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爸爸正望着他，就诡秘地笑着说：“爸爸是老当益壮！”

“小鬼头，惯会玩花样儿，当爸爸看出来呢！”说着轻轻地在他颊上拍了一掌。

二十五岁的人了，在爸爸眼里还是小鬼头。刚才爸爸说比赛的时候，他就存心慢慢地游，免得像上一次爸爸赶他赶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爸爸的确老了，半年不见，额上的皱纹似乎又加深了许多，头发也几乎全白了。爸爸这么看着他的时候，他注意到爸爸的白发湿漉漉地搭在脑后，两鬓的发脚显得特别的白，额上的皱纹深深地切下去，好像把眉毛都吊上去了不少；有几根特别长的寿眉，差不多触到发际。鼻端两旁的纹路特别深陷，沿着嘴角直垂下去，使爸爸的脸上显出些悲凄的表情。

不知为什么他忽觉一阵心酸，眼前立刻朦胧起来。三十年前

爸爸也站在同一个地方，那时候爸爸的发一点也没有白，脸上似乎也没有皱纹。爸爸拉着他的两只小手，他便两腿扑通扑通地打着水花朝爸爸游过去。

“头抬起来！两腿用力！不要弯曲！头抬起来！”

他有点怕，怕一下子沉下去，怕把头埋在水里。但觉得爸爸两只有力的手托住了他的手肘，就大胆地朝爸爸游过去。他想一下子就钻进爸爸的怀里。可是他越往前游，爸爸就越朝后退，差一点就要哭出来了，这时候爸爸忽然用力一拉，他就顺势搂住了爸爸的脖子，紧紧地贴在爸爸宽阔的胸膛上。这一下子可好了，再也没有沉下去的危险。爸爸的臂弯过来搂着他的两腿，他的头枕在爸爸的肩上，感到无比的幸福。

他把头埋进水里，又抬起来，趁势揉了揉眼睛，爸爸没有注意到什么。

“爸！要不要再赛一程？”他说。

“算了吧，年纪毕竟到了，哪能不认输？你现在玩的花样，还不是那时爸爸玩过的？”

爸爸的话不错，他还记得十五岁以前他总赛不过爸爸，可是爸爸常常故意慢慢地游，以便跟他同时到达岸边。他为了好胜，就大叫着：“我赢了爸爸！我赢了爸爸！”心中明知道爸爸是故意让他的。现在他似乎成了爸爸，而爸爸反倒成了十五岁不到的孩子。

“再赛一程么，也许你会赢的。”他又说，一面诡秘地眨眨眼睛。

“真是小鬼头！”爸爸笑了。他看见爸爸左边的白齿缺了两只，也没有补。

“我看，咱还是各游各的吧！”爸爸说：“你有的是精力。你去跟你们那些年轻的到那边游。我在这边活动活动腿脚。”说着爸爸就一头扎下去，慢吞吞地游他的蛙式。

他愣了一会儿，也把头埋进水中，两臂朝前划去。他没有到另一边去，却跟在爸爸的身后慢慢地游着。

这样游了两三个来回，爸爸又停下来站在原来的地方休息。他一个猛子扎下去。直到碰到爸爸的腿才冒上来。爸爸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把他好好搂了一把。他侧过脸去，因为距离太近，他甚至看到了爸爸耳朵里也有几根灰白的毛发。他两手掬出水面，真想一把搂住爸爸的脖子，就像他幼年时做惯了的样子。可是他的两手又软嗒嗒地落回水中。爸爸的手仍然搭在他的肩上。

“爸！”他叫了一声。

“嗯？”

“人为什么会长大？”

爸爸诧异地瞪着他，然后撇了撇嘴说：“人不但要长大，还要老。为什么？谁知道？”

“爸，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总说不要你老？”

“怎么不记得？你那时候希望自己快一点长大，却又不要我老。”

他又转脸瞥了爸爸一眼，白的发，皱的脸，爸爸真的老了！

“现在真的长大了，却又觉得还是小时候好。”

“小时候无忧无虑，现在又顾工作，又顾恋爱，生活很紧张是不是？”

他笑了。

“怎么？跟珍妮还处得来吧？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结婚？他真想笑出来。结婚？他才不过二十五岁！他才不会去想这种问题！

“爸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妈妈？”

“没有。”爸爸的脸色沉下了一点。“一年没见了，也没见过她的先生。”